

我的名字叫国庆(建国)之互动篇(上)

赐子千金,不如教子一艺;教子一艺,不如赐子佳名。名字,寄托着美好的祝愿,也总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。据不完全统计,全国有98万人的名字叫建国,超过40万人叫国庆,叫建国和国庆的人,在二十世纪60年代出生的最多,叫建国的有29万人,叫国庆的有9万多人。尽管他们的职业、年龄、生活境遇各不相同,但在祖国温暖怀抱里成长起来的他们,却有一个自豪的、幸福的名字,他们当中不仅有共和国建立初期出生的人,也有90后小字辈儿。在新中国迎来68华诞之际,走进“建国”和“国庆”这些普通居民的生活,感受祖国的变迁,感受儿女与母亲血浓于水的真情。

我以名字为祖国庆生

国庆和庆国

赵同胜(保定)

街坊有两个叔叔,一个叫国庆,一个叫庆国,都是1949年生人。小时候不知道他们名字的寓意,倒是常常把他们称呼反了,管国庆叫庆国叔,管庆国叫国庆叔,为这,没少挨两位叔叔的脑瓜崩。

听说,为了取名,两家的大人还闹了“别扭”。国庆和庆国都出生于“国庆”那天晚上,时辰也相差无几,两家人都觉得这是天意,不约而同地取名“国庆”。相距不远的两家,又是同一个姓氏,都叫国庆总归是不方便,但谁都不愿意主动改名。便商定一个原则,谁家孩子生得早,就叫国庆,另一个改叫其他名字。只是在出生的时间上两家又各执一词,互不相让,那时又没有钟表,具体时间还真不好判断。僵持之下,突然想到了接生的李婶儿,悬疑才算解开。于是,早生的就叫了国庆,晚生的在李婶儿的提议下,就叫了庆国。

国庆和庆国光屁股一块儿长大,土里滚,泥里爬,眼瞅着就到了上学的年纪,那天,他俩是拉着手去的学校,老师点名时,两人的名字正好挨着,老师稍一愣怔,坐在台下的娃们就哧哧地笑了,国庆和庆国的脸红得像熟透了的两个大苹果。

国庆外向,皮实,爱说爱笑,看上去一脸的正气;庆国内敛,文弱,不善言辞,却透着一股子内秀。但凡班上有人欺负庆国,国庆把脸一横,那些人很识趣儿地只好罢手,再不敢祸祸人,庆国也因此安生了许多。

放学以后,国庆和庆国一块儿打草、砍柴、拾粪、做游戏,常常一漂就是一天,有时晚上睡觉也舍不得分开,大人无奈,只好让他们睡在同一条炕上。

初中毕业那年,国庆和庆国要分开了,庆国考上了县里的高中,国庆拉着庆国的手,送给了他一支笔,庆国把自己最心爱的几册小人书留给了国庆,俩人相拥而泣。

国庆手巧,几经磨炼,成了三里五乡顶呱呱的修车补锅能人;庆国上了大学,毕业后分回了县里,成了吃商品粮的人。

23岁那年,国庆和庆国都有了自己的心上人,打算着办喜事,村支书得到消息后,提议由村里出面,在国庆节那天,为他们举办一场集体婚礼。两家人喜出望外,自是满口答应。那天,村委会的场院里比过年还热闹,台上,红火喜气,台下,人山人海。祝福声一浪高过一浪,鞭炮声一阵胜似一阵。国庆和庆国各自手牵着手,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神情。

一家在城里,一家在乡下,但国庆和庆国两家并没少了来往,一些时令蔬菜和家乡土特产,国庆趁去县城赶集的当口,总要带给庆国,而庆国也会买些城里的稀罕东西,回来和国庆一块儿分享。

日子不疾不徐,一晃就是三十年。有些日子不见国庆来了,这可是从来也不曾有的事。赶上庆国那阵儿成天下乡,也没顾不上回村里,打电话,国庆只是说手头太忙,再说别的。细一打听才知道,国庆病了,是肾病。庆国一溜烟就跑回了村里,拉起国庆就到了城里的医院,医生说做换肾手术,但肾源难找,即便能找到,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。

经过庆国多方努力,不仅找到了肾源,还凑齐了二十多万元的手术费。国庆如愿获得新生。

媳妇含泪瞅着庆国,手抚着他的背部,庆国用近乎哀求的声音对媳妇说:这事千万别让国庆知道,他能活下去,多好的事呀!媳妇哽咽着,紧紧抱住庆国,久久不肯松开。

一村有四个国庆

臧安民(吉林东丰)

在我还没有出生时,村子里已经有了三个国庆。父亲估摸着我的出生时间,决定让我承担凑足四大国庆的任务,并且荣膺其中之一。

对于父亲的想法,母亲绝对从心里往外支持,可是却也无法把握我的出生日期。和父亲说过心里的担忧之后,父亲开始动用他天生的小九九脑瓜,决定没有条件,创造条件也要上,相信人定胜天。好在父亲心里有个底数,孩子是存在的。只不过是生的时间早晚问题,只要想出合适的办法,让孩子早出生几天时间,为全体村民圆村里的四大国庆梦,是万分值得和荣耀的事情。

父亲当然是想出法来了,在母亲怀孕期间,身为生产队长的他,坚决不肯让母亲多休息一天,反而要比别的婶子大娘多干一些体力活。父亲是这样想的,只要让母亲多锻炼身体,母亲肚子里的我,一定会随之健康生长,那么,作为成熟的瓜蛋子,早一点瓜熟蒂落,不是很正常的吗!

据母亲说,父亲的土办法还真管用,真的让我提前了一周出生。可是父亲并没有算准日子,眼看到了9月30日傍晚,我还是老老实实地待在母亲的肚子里,没有要出生的动静儿。父亲急了,干脆再给母亲加加码。当时正是生产队里收玉米的大忙时节,母亲也一样跟着下地。父亲给母亲安排了提筐的活,三十多斤的玉米筐,母亲一手一个,仍然快步如飞,抢时间抓进度。本来,母亲的动作已经够快了,可父亲还是站在一旁,大声地喊着:“快,再快点!”不大一会儿,母亲的身上就满是汗水。

父亲过度的折腾果然有效,晚上十点多,母亲不得不从战场上退回到家里,准备待产。父亲又急了,一个劲地搓着手,“这小鬼崽子,比他爹我性子还急,不行,孩子他妈,你给我挺住,坚守你的阵地两小时,一定要挺到明天早晨。”一句话气得接生的婆婆哭笑不得,母亲却干脆连生气的劲都没有了。“混账东西,不是你让你老婆瓜熟蒂落的吗?你看见谁家熟透的瓜还挂在瓜秧上?三媳妇,你别听他狗戴嚼子瞎胡勒。该生就生!”

不知道是母亲最终听了父亲的话,还是我这枚生瓜蛋子本来就是响应国家号召来的,半夜十二点刚过,我终于呱呱坠地,成了村里的四大国庆之一。

四十年过去了,我们这四大国庆并没有辜负村人的期望,不管在天南海北哪行哪业,都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,以实际行动实现了父辈们对爱国的愿望。

我的师傅叫国庆

朱凌(湖北武汉)

那年中专毕业后,我分配到一家工厂,带我的师傅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子。记得第一次见面的时候,他自我介绍,他说:“我的名字叫国庆,就是国庆节的那个国庆,我妈生我的时候,就是国庆节那天。我妈说了,我是生在红旗下,长在新中国,而我要对你们说的就是,你们是国家培养出来的技术人员,你们的心中要牢记这一点,做事情的时候,一定要认真。”

他的一番话,让我们这些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人,听起来感到有些老土。现在都什么年代了,他还用这样的方式来教育我们。那时,我负责在毛坯和半成品上用画线工具画出加工界线。而每一次画线,师傅都会一再地对我说:“可不要小看了画线这个工作,你如果出错了,那么下面的几个工序就会出错,从而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。”

师傅说这话的时候,很是严肃,可是在在我看来,画线是个很简单的事情,只要是按照图纸的要求去画,怎么可能出错呢。或许是因为自信,也或许是因为这个工作太过简单,就让我掉以轻心,当钻孔师傅发现错误的时候,已经没有办法挽回了,那一次的失误,造成的经济损失有两千块钱,相当于那时我半年的工资。

当师傅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,他只是轻声说了一句:“小心驶得万年船,我不是责备你,当初进厂的时候,我就对你说过,做事情一定要认真,你这次的失误,完全就是因为不认真造成的。”师傅说这些话的时候,并没有发很大的火,而是很心平气和。

事情已经发生了,而我也将要在这次事故负责任,从工资当中扣除自己所造成的损失。师傅得知这一情况,他主动对负责人说,愿意和我共同赔偿,那一刻,我不知该说什么才好。师傅笑着说:“有一次教训也好,我相信下回你一定不会犯错了,我还是那句话,做人做事要对得起自己,对得起国家。”

几年后厂里改制,而我又重新拿起课本,自修领取了大学毕业证。拿证的那天,我去找师傅,师傅笑了,可是在笑的同时,还不忘让我今后无论从事什么工作,一定要将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。他让我改掉粗心大意的毛病,无论做任何工作,都不能太过自信。

如今离开师傅已有二十年了,在这二十年中,每到国庆节的时候,我都会想起他。想起当年他对我说过的每一句话,想起他用不多的工资,为我的失误而承担经济损失,一想到这里,心头就会一阵酸楚。

